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
The China's Buddhist Academy of Mt. Putuo

普陀山佛學叢書

葉均佛學譯著集

南傳法句經 清淨道論 攝阿毗達摩義論

下冊

中西書局

集著譯學佛均業

下 冊

中 西 書 局

第十二 说神变品

373

兹因于地遍等得证第四禅的瑜伽者，当修瑜伽，成就所说的^①“修定而有神通的功德”的世间的诸神通，由于他修习这样的定而得证功德及更成坚固，且他既得具足那证得功德而成坚固的定的修习，则甚易成就于慧的修习，所以现在开始先论神通。即如世尊对证得第四禅的善男子，为示修定的功德及为了要说更微细的法，曾说（一）神变、（二）天耳界智、（三）他心智、（四）宿住随念智、（五）有情死生智^②的五种世间的神通。用这样的表示法^③：“当他的心如是得达等持遍净洁白无垢离诸随烦恼柔软适于工作住立不动之时，则他引导其心倾向于神变。他得享受于种种的神变：即如一身而成多身等。”

一、神变论

（以十四行相调心）此中：欲求“一身而成多身”等神变行动的初学瑜伽者，于（地水火风青黄赤）而至白遍的八遍中，各各生起八种等至之后，当以此等十四行相调伏其心：（一）以顺遍，（二）以逆遍，（三）以顺逆遍，（四）以顺禅，（五）以逆禅，（六）以顺逆禅，（七）以跳禅，（八）以跳遍，（九）以跳禅与遍，（十）以超支，（十一）以超所缘，（十二）以超支与所缘，（十三）以支的确定，（十四）以所缘的确定。

374

怎么为“顺遍”？乃至怎么为“所缘的确定”呢？

① 底本三七一页。

② 神变(iddhividha)，天耳界智(dibbasotadhātuñāṇa)，他心智(cetopariyāṇāṇa)，宿住随念智(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有情死生智(sattānaṃ cutūpapāteñāṇa=dibbacakkhuñāṇa 天眼智)，《解脱道论》作“神通，天耳通，他心智通，宿命通，天眼通”。

③ D. I, 77 f. 参考《寂志果经》(大正一·二七五 b)。

(一) 兹有比丘,先于地遍入禅,次于水遍入禅,如是顺次于八遍中百回千回的入禅,故名“顺遍”。

(二) 从白遍开始,与前同样的逆次入定,故名“逆遍”。

(三) 从地遍开始而至白遍,从白遍开始而至地遍,如是以顺、以逆数数入定,故名“顺逆遍”。

(四) 从初禅开始顺次而至非想非非想处,如是数数入定,故名“顺禅”。

(五) 从非想非非想处开始逆次而至初禅,数数入定,故名“逆禅”。

(六) 从初禅开始而至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开始而至初禅,如是以顺以逆数数入定,故名“顺逆禅”。

(七)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次于同样的地遍而入第三禅定,自此除去地遍而入空无边处定,而后入无所有处定,如是不跳遍而仅于中间跳过一禅,故名“跳禅”。同样的对于水遍等的基本定,当可类推而知。

(八)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次于火遍中再入初禅定,后于青遍及于赤遍中亦然,像这样的不跳禅,仅于中间跳过一遍,故名“跳遍”。

(九)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次于火遍入第三禅定,而后除青遍而入空无边处定,后自赤遍而入无所有处定,像这样的跳过禅及遍,故名“跳禅与遍”。

(十)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亦于彼地遍而入其他(二禅三禅四禅)的定,故名“超支”。

(十一)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次于水遍乃至白遍亦同入初禅定,如是一切遍中只入一禅定,故名“超所缘”。

(十二) 于地遍中入初禅定已,次于水遍入第二禅,于火遍入第三禅,于风遍入第四禅,除去青遍而入空无边处定,自黄遍而入识无边处定,自赤遍而入无所有处定,自白遍而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是一一地超越支与所缘,故名“超支与所缘”。

(十三) 于初禅确定五支,第二禅三支,第三禅二支,同样的第四禅,空无边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为二支),只是这样的确定禅支,故名“支的确定”。

(十四) 同样的确定这是地遍,水遍,乃至白遍,如是只确定所缘,故名“所缘的确定”。

然亦有人主张:“支与所缘的确定”的,但在义疏中未曾述及,当然不成

为修习之门。

若以此等十四行相，不能调伏其心，则于预修的初学瑜伽行者，实无成就神变之理。即为初学者得遍的遍作(准备定)亦困难，于百人千人之中，或有一人能得。作了遍的准备定者，生起(似)相难，于百人千人之中，或有一人能得。生起了似相得以增大，而证安止定难，于百人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证得安止者，以十四行相调伏其心难，于百人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即以十四行相调伏其心者，得神变亦难，于百人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得神变者，即刻现起神变难，于百人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即刻现起神变。即如：

在三万具有神变的人来到长老芒果山看摩诃罗哈纳瞿多长老的病，其中仅有八岁法腊的(佛)护长老相似。关于他的威力已如地遍中说^①。(摩诃罗哈纳瞿多)长老看见了他的威力说道：“诸君！如果(佛)护不在这里的话，则我们都要被责难不能保护龙王了。所以当行净除(烦恼)垢秽，自执(神变的)武器而行。”彼等三万比丘，遵守长老的教训，都得成为即刻现起神变的人。

376

虽得即刻现起神变，但救护他人难，于百人千人中或有一人。犹如运物至山供养时^②恶魔骤降火雨，一长老即于空中，化作大地防止火雨^③。

但是曾于宿作有力的修行，如佛、辟支佛及诸大声闻等，则可不必经过上述的次第修习，当证得阿罗汉果时，可得成就神变的行动及其他的(四)无碍解等的功德。

所以当如金匠，欲作某些装饰品，以吹火等动作令金柔软，然后作装饰品；亦如陶师，欲作某种陶器，捏诸粘土而令柔软然后作诸陶器；初学者亦然，以此十四行相调伏其心，以欲为主，以心为主，以精进为主及以观慧为主而入定，以转向等的五自在^④，令心柔软适于工作，修诸神变之行。然而若具宿世之因的人，亦可仅于诸变而修第四禅得诸自在。

① 底本一五五页。

② “运物至山供养”(Giribhaṇḍavahanapūjā)，山指支提山。这是过去一年一次的大供典。据注解：自支提山开始，全岛及海，作一由旬的大灯供养。

③ cf. Jāt. I, 73.

④ 五自在，见底本一五四页。

(神变修行的方法及引经的解释)世尊曾经指示神变修行的方法说^①：“彼如是心得等持，清净洁白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于作业安住不动时，引导其心倾向于神变，及证得种种神变。即以一(身)为多(身)，多(身)为一(身)，显身，隐身，穿壁，穿墙，穿山无有障碍，如行空中，出没地上如在水中，涉水不沉如履地上，跌坐空中而复经行如鸟附翼，日之与月有大神力有大威德手能扪之，虽梵天界身能到达。”

依上面的圣典文句解释而决择神变之论。此中：

“彼”——是彼证得第四禅的瑜伽者。“如是”——是指次第证得此第四禅。即是说次第的证得初禅等乃至第四禅。“等持”——是以第四禅而等持。“心”——是色界的心。

377 “清净”等的文句中，以舍念而清净故为“清净”。因清净故即为“洁白”——光洁之义。

由于破了乐等诸缘而离贪等之秽故为“无秽”。无秽故“离随烦恼”。即彼心不为秽之染污。

心善修习，故为“柔软”。即心得自在之义。因以自在活动故说心得柔软。因柔软故“适于作业”——即可作业及合于作业之义。因为只有柔软之心才适于作业，犹如经过炉火的黄金相似。这(柔软和适于作业)二者都是依于心善修习之故，即所谓^②：“诸比丘！我实未见有其他一法，像心这样的修习多作而成柔软适于作业的。”

安立于此等清净性等故为“安住”。由于安住故“不动”——即不摇无动之义。或者自己以柔软及适于作业的状态而自在安住故“安住”；以信等摄护其心故“不动”，因为以信摄护之心不得为不信所动；以精进摄护之心不得为懈怠所动；以念摄护之心不得为放逸所动；以定摄护之心不得为掉举所动；以慧摄护之心不得为无明所动；以(智)光摄护之心不得为烦恼的黑暗所动。以此六法摄护成为不动。如是具备这(等持、清净、洁白、无秽、离随烦恼、柔软、适于作业、安住不动)八支的心，则适合于以作证神通的诸法而证诸神通了。

亦可以另一种方法解说：即以第四禅定而“等持”；以远离诸盖而“清

① D. I, 77 f. 参考《寂志果经》(大正一·二七五 b)。

② A. I, 9.

净”；以超越寻伺等而“洁白”；以没有为得禅的障碍的恶欲之行故“无秽”；以离诸贪欲等心的随烦恼故“离随烦恼”。而此(无秽及离随烦恼)两者，当知在《无秽经》及《布喻经》^①中说由于获得自在故“柔软”。由于近于神足的状态故“适于作业”。以完成修习而近于微妙的状态故“安住不动”。如成不动即是安住之义。如是具备这八支的心，则为(神通的)基础及足处(直接的原因)而适合于以作证神通的诸法而证诸神通。

378

“引导其心倾向于神变”，此中以成就为“神变”，即指成功之义及获得之义而说。因为由于完成及获得而称为成就。即所谓^②“有愿望者而成就他的愿望”。成就出离故为神变，因抗拒了敌对。成就阿罗汉道故为神变，因抗拒了敌对。

另一种解释：神变之意的成就，与方便成就是同义语。因为方便成就而产生效果，故为(所愿)成就。即所谓^③：“质多居士是具有戒与善法的，如果他希望未来世为转轮王，可随愿而成。因为具戒者的心愿清净故。”

另一种解释：以诸有情的成就为“神变”。成就，即是说成长而证上位的意思。

(十种神变)彼有十种。即所谓“神变有十种神变”。更进一层的说^④：“什么是十种神变？(一)决意神变，(二)变化神变，(三)意所成神变，(四)智遍满神变，(五)定遍满神变，(六)圣神变，(七)业报生神变，(八)具福神变，(九)咒术所成神变，(十)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

① 《无秽经》(Anāgaṇasutta)M. 第五经(I, 24 ff.)《中阿含》八七秽品经(大正一·五六六 a 以下)、《增一阿含》卷十七(大正二·六三二 a 以下)、《布喻经》(Vatthūpama-sutta)M. 第七经(I, 36 ff.)《中阿含》九三水净梵志经(大正一·五七五 a 以下)、《增一阿含》卷六(大正二·七五三 c 以下)。

② Sn. V, 766,《义足经》上(大正四·一七五 c)、《大毗婆沙论》卷三四(大正二七·一七六 a 以下)、《瑜伽师地论》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七 b)。

③ S. IV, 303.

④ Pt.s. II, 205. 在 Atthasālinī 91. 亦举十神变名，(一)决意神变(Adhiṭṭhāna iddhi)，(二)变化神变(Vikubbanā iddhi)，(三)意所成神变(Manom ayā iddhi)，(四)智遍满神变(nāṇavipphāra iddhi)，(五)定遍满神变(Samād hiviṭṭhāra iddhi)，(六)圣神变(Ariyā iddhi)，(七)业报生神变(Kammavipākakajā iddhi)，(八)具福神变(Puñṇavato iddhi)，(九)咒术所成神变(Vijjāmayā iddhi)，(十)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Tattha tattha samāpayogapaccayā ijjhanatṭhena iddhi)。《解脱道论》：“受持变，作变，意所作变，智变，定变，圣变，业果报所生变，功德人变，明术所造变，方便变。”

此中：

(一) (决意神变)^①本来是一(身)而意念多(身),或意念百(身),千(身)及百千(身),以智决意我成多(身)。如是分别而显示的神变,是由于决意而成就的,故名“决意神变”。

(二) (变化神变)^②他隐去本来的形态而显现童子的形态,或现为龙……乃至种种军队的形态,像这样所说的神变,是隐去本来的形态而变化起来的,故名“变化神变”。

379 (三) (意所成神变)^③“兹有比丘,即从此身,化作另一个由意所成的有色之身”,像这样所说的神变,是由自己的内身而起另一个的意所成之身,故名“意所成神变”。

(四) (智遍满神变)在生起(阿罗汉道)智以前或以后或于同一刹那之间所起智力的殊胜妙用,名为“智遍满神变”。即如这样说:由于无常观成舍断常想,故为智遍满神变……乃至阿罗汉道成舍断一切烦恼,故为智遍满神变。例如(1)尊者薄拘罗的智遍满神变;(2)尊者僧结笈的智遍满神变;(3)尊者婆多波罗的智遍满神变。此中:

(1) ^④尊者薄拘罗幼年时,于某一吉日,在河中替他沐浴,由于乳母的不慎,使他落在河流中。一条鱼把他吞下去了。此鱼游到波罗奈城附近的渡头,为渔人所捕,并且卖给一长者的妻子。那妇人对此鱼起爱好心,说道:“我自己来煮。”当她剖开鱼时,忽见一幼儿在鱼腹中俨如金像,生大欢喜道:“我得一子!”这位受最后有者的尊者薄拘罗,在鱼腹中能得无恙,因为他自身当得生起阿罗汉道智的力量之故,为“智遍满神变”。其故事(此处略说)自当详论。

(2) ^⑤其次僧结笈长老当在母胎之时,他的母亲便死了,当用叉贯穿她的尸体放到薪堆去烧的时候,因叉触及胎儿的眼窝而出哭声,于是人们说:“胎儿尚生存!”便取尸而剖其腹,出幼儿给予他的祖母。他由祖

① Pts. II, 207.

② Pts. II, 210.

③ Pts. II, 210; D. I, 77.

④ 薄拘罗的故事,见 Manorathapūraṇī I, 306 f. Thag. V V. 225~226 注。《贤愚经》卷五(大正四·三八五b以下)。

⑤ 僧结笈的故事,见 Dh. A. II, 240.

母养育成年而出家，得证与四无碍解共的阿罗汉果。这样于火葬堆中而得无恙，因与上述（尊者薄拘罗）同样的理由，是尊者僧结笈的“智遍满神变”。

（3）婆多波罗的父亲是王舍城的贫穷者。他为取薪而驱车至森林，集了薪束之后，晚上回到城门附近，当他卸下了牛的轭的时候，不料他的牛便闯入城内去了，他即令小儿坐于车足旁，自己入城去追牛。当他欲出城时，却已关了城门。城外有猛兽夜叉的横行，但小儿终夜在那里而得无恙。因与上述同样，名为他的“智遍满神变”。故事当另详述之。

（五）（定遍满神变）在生起（初禅等）定以前或以后或于同一刹那之间所起的定力的殊胜妙用，名为“定遍满神变”。即如这样说^①：由于初禅而得舍断五盖之故……乃至由于非想非非想处定而得舍断无所有处想之故，为定遍满神变。例如（1）尊者舍利弗的定遍满神变，（2）尊者僧祇婆的，（3）尊者羯那憍陈如的，（4）郁多罗优婆夷的，（5）差摩婆帝优婆夷的定遍满神变。

（1）尊者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同住在迦布德迦精舍，新剃了头发，于月夜中露地而坐，有一凶恶夜叉，不听他的夜叉友的劝阻，给予舍利弗当头一击，声如雷鸣。此时长老，即于夜叉所击之时，安止于三摩钵底（定）中，虽被一击，亦无任何痛恼。这是由于尊者的“定遍满神变”。这故事从《自说经》中来^②。

（2）僧祇婆长老入灭尽定，给牧牛的人们看见，以为他死了，便聚集草薪及牛粪等点火燃烧。然而甚至不能焚去长老的衣的一丝。这因为是依于他的（九）次第定而起奢摩他（止）的力量之故，为定遍满神变。故事来自经中^③。

（3）^④羯那憍陈如长老，原是常常入禅定的。有一天夜里，他正坐在阿练若中入定，有五百盗贼盗了财物而去，他们想“如今已无随后来追我们的

① Pts. II, 212 f.

② 《自说经》(Udāna) Ud. IV, 4. (p. 39 f.)

③ M. I, 333. (第五十经 Māratajjaniya-sutta): 《中阿含》—三一降魔经(大正一·六二〇c 以下), 魔烧乱经(大正一·八六四c 以下), 弊魔试目连经(大正一·八六七a 以下)。

④ 故事见 cf. Dh. A. II, 254 f.

人了”，并欲休息一回，看见长老以为是树桩，把所盗之物都放在他的顶上。他们休息之后动身而去，当取下了最初他们所置的财物时，长老亦因入定的时限而出定。他们看见长老动起来的形态不觉恐怖而号叫。长老说：“诸优婆塞，你们不要怕！我是比丘。”他们便来礼拜对长老而生净信并出家，证得了无碍解共的阿罗汉果。这里以五百束财物的积重亦无痛恼，是长老的“定遍满神变”。

(4) ①郁多罗优婆夷是富兰那迦长者的女儿，因为尸利摩妓女对她起了嫉妒心，用一锅煮开的油灌到她的头上。郁多罗即在那一刹那入慈定。那热油竟如水滴自莲叶上滚落下去一样。这是她的定遍满神变。故事自当详述(今略)。

(5) ②差摩婆帝是优填王的王后。摩健提婆罗门欲谋以自己的女儿为王后，令藏一毒蛇于琵琶中，然后对国王说：“大王呀！差摩婆帝要谋杀陛下，曾藏一毒蛇于琵琶中。”王见毒蛇而大怒道：“我必杀了差摩婆帝！”即拿了他的弓及浸了毒箭。差摩婆帝和她的五百侍女同对国王修慈。国王既不能放箭亦不能把它放下，只是战栗地站着。王后说：“大王，你疲倦了吗？”“是的，我疲倦了。”“那么你放下弓吧。”箭即落于国王的足下。于是王后教诫道：“大王，勿害无恶之人！”

382 (六) (圣神变) 于厌恶等的事物作不厌恶想而住等为圣神变。即所谓③：“什么为圣神变？兹有比丘，若欲‘我要于厌恶的事物中作不厌恶想而住’，即能于彼作不厌恶想而住……乃至至于彼舍、念、正知而住。”这只是心得自在的圣者才有可能，故名“圣神变”。即是说圣神变是具足漏尽的比丘，对厌恶不悦的事物，以遍满慈心或以作意为界而作不厌恶想而住。对不厌恶喜悦的事物，以遍满不净或作意为无常而作厌恶想而住。同样的，对厌恶不厌恶的事物，亦以遍满慈心或作意为界而作不厌恶想而住；对不厌恶厌恶的事物，亦以遍满不净或作意无常而作厌恶想而住。其次如说④“他以眼见色而不生喜悦”等而起六分舍，对厌恶及不厌恶两种都避去而以舍、念及正知

① 故事见 Dh. A. III, 310 ff.

② 故事见 Dh. A. I, 215 ff.

③ Pts, II, 212 f.

④ A. II, 198; III, 279.《中阿含》一二经(大正一·四三四 c)。

而住。即如无碍解道^①如是分别其义说：“怎样对厌恶作不厌恶想而住？对不喜悦的事物以遍满慈心或念于界而住”等。这只是心得自在的圣者才有可能，故名“圣神变”。

（七）（业报生神变）如鸟等能于空中飞行，名为“业报生神变”。即所谓^②：“什么是业报生神变？即一切鸟类，一切天神，一部分人类及一部分堕恶趣者，是名业报生神变。”此中一切鸟类的飞行于空中，是没有禅那或毗钵舍那（观）的关系。同样的，一切天神及劫初的一部分人类亦能飞行。还有如毕陵伽母夜叉女^③、郁多罗母（夜叉女）、补沙蜜多（夜叉女）、昙摩崛多（夜叉女）与一部分堕恶趣者，亦能于空中飞行，故为“业报生神变”。

（八）（具福神变）如转轮王等能于空中飞行，名为“具福神变”。即所谓^④：“什么是具福神变？如转轮王，能够统领他的（象马车步）四军乃至马卒牛卒等于空中飞行。（1）如殊提居士的具福神变。（2）阇提罗居士的具福神变。（3）瞿师多居士的具福神变。（4）文荼居士的具福神变。（5）五
383
大福者的具福神变。”略而言之，即具有福因而至成熟之时的妙用，为具福神变。此中：

（1）殊提居士破了大地，涌出来宝珠的宫殿及六十四株劫波树（如意树），这是他的“具福神变”。（2）^⑤阇提罗居士生起八十肘高的黄金山（是他的具福神变）。（3）^⑥瞿师多居士曾于七处被杀，都得无恙，是他的具福神变。（4）^⑦文荼居士仅于一锄之处，出现了七宝所制的山羊，是他的具福神变。（5）“五大福者”，即名为文荼长者，他的妻子旃陀波陀曼悉利，他的儿子达能吉耶，他的媳妇苏曼那特唯及他的工人富楼那。在他们里面：长者洗他的头，望空中时，降下一万二千五百仓库，充满赤米。他的妻子只取一难利的饭，供全阎浮洲的住民也吃不完。他的儿子取一千袋的货币，散给全阎浮洲的生民，而钱币不尽。他的媳妇仅取一桶谷，施以全阎浮洲的住民，

① Pts. II, 212.

② Pts. II, 213.

③ 毕陵伽母(Piyankaramātā) cf. S. I, 209.

④ Pts. II, 213.

⑤ 故事见 Dhp. A. IV, 216.

⑥ Dhp. A. I, 208.

⑦ Vin. I, 242 f.; Dhp. A. 384 f.

而谷也不尽。他的工人只用一犁，可耕左右七行，一次共耕十四行。这都是他们的具福神变。

(九)(咒术所成神变)咒术师等飞行空中等，为咒术所成神变。所谓：①“什么是咒术所成神变？即咒术师念了咒语，于空中飞行，亦于虚空现起象(军)……乃至现起种种的军队。”

384

(十)(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由于某种正加行，而得某种业的成就，故名“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即所谓：②“由出离而成舍断爱欲，故为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乃至由阿罗汉道而成舍断一切烦恼，故为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这里是说明正加行为行道，叙述圣典的文句与前面(定遍满神变)的圣典相似。但在义疏中则作如是解说：由于作诸车形阵(轮形阵、莲花阵的军阵)等等，任何的工巧业，任何的医业，学习三吠陀，学习三藏，乃至作耕耘播种等的种种业而生妙用，为彼彼处正加行缘成神变。

于此等十种神变之中，(在长部沙门果经的)“神变”一句是说决意神变。但于此处(本书)亦应论及变化神变及意所成神变。

(一) 决意神变

“于神变”——于各类神变或于各种神变。“引导其心倾向”——即如前述(以十四种调心等)的比丘，他的心已得神通的基础之时，为了证得神变，即引导此曾作神变的准备的心离去遍的所缘，而向于神变。“倾向”——即倾向于应得的神变。“他”——即是这引导其心的比丘。“种种”——为多种多类。“神变”——为神变类。“证得”——是经验接触作证完成之义。

(1)(一身成多身神变)现在为示种种的变化，故世尊说：“曾以一身”等。此中：“以一身”——在现神变之前原来是一身的。“为多身”——即欲就近于许多人经行，或欲读诵，或欲请问而成百身千身。

然而如何得此神变？即具足神变的四地、四足、八句、十六根本、以智决意(而得神变)。此中：

“四地”——当知为四禅。即如法将(舍利弗)说：③“什么是神变的四

① Pts. II, 213.

② 同上。

③ Pts. II. 205.

地？即初禅离生地，二禅喜乐地，三禅舍乐地，四禅不苦不乐地。因这神变的四地，令得神变、证神变、变作诸神变、生诸神变的功德、神变的自在及神变的无畏。”

这里的前三禅之人，由于遍满喜及遍满乐而入乐想及轻想，成为轻乐及适于工作的身而获得神变，所以因此前三禅而至于获得神变之故，为（获得神变的）资粮地。但第四禅是获得神变的基本地。 385

“四足”——即四神足。所谓：①“什么是神变的四足？兹有比丘，（一）修习欲三摩地勤行具备神足，（二）修习精进（三摩地勤行具备神足），（三）修习心（三摩地勤行具备神足），（四）修习观三摩地勤行具备神足。由于此等神变的四足，令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

在上面的引文中：“欲三摩地”是以欲为因或以欲为主的定，即以欲作其所欲为主而得定是一同义语。精勤之行为“勤行”，即成为四作用的正勤精进是一同义语。“具备”即具欲定与勤行。“神足”是以另一门的成就之义，或因有情由此成功繁荣而至上位之义，故得神变的名称——即与神通心相应的欲定勤行之足的其余的心心所法所聚之义。即所谓：②“神足即如是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或以能行故为足，即到达（神变）之义。神变的足为神足，与欲等是同义语。所谓：③“诸比丘！若有比丘，于欲依止，得三摩地，得心一境性，是名欲定。他勤行于未生诸恶而令不生……是名勤行。诸比丘！此欲，此欲三摩地及此勤行，是名欲三摩地勤行具备神足。”如是其余的（精进、心、观）神足之义可知。

“八句”——即欲等八句。所谓：④“什么是神变的八句？诸比丘！若有比丘，（一～二）于欲依止，得定，得心一境性，欲非是定，定非是欲，欲定相异。若有比丘，（三～四）于精进依止……若有比丘，（五～六）于心依止…… 386
若有比丘，（七～八）于观依止，得定，得心一境性，观非是定，定非是观，观定相异。于此等神变的八句而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此处欲是欲生神变，与定结合而得神变。精进等句亦同样。是故当知说此八句。

① Pts. II, 205. cf. D. II, 213; M. I, 103; S. V. 284.

② Vibh. 217.

③ S. V. 268, cf. Vibh. 216.

④ Pts. II, 205 f.

“十六根本”——是以十六行相而心不动。所谓：①“神变有几种根本？有十六种根本：（一）以不向下心于懈怠不动故不动，（二）以不向上心于掉举不动故不动，（三）以不染着心于贪不动故不动，（四）以不抗拒心于瞋不动故不动，（五）以不依止心于见不动故不动，（六）以不结缚心于欲贪不动故不动，（七）以离脱心于爱贪不动故不动，（八）以不相应心于烦恼不动故不动，（九）以离界限心于烦恼的界限不动故不动，（十）以一境性心于种种性的烦恼不动故不动，（十一）以信摄护心于不信不动故不动，（十二）以精进摄护心于懈怠不动故不动，（十三）以念摄护心于放逸不动故不动，（十四）以定摄护心于掉举不动故不动，（十五）以慧摄护心于无明不动故不动，（十六）以光明心于无明黑暗不动故不动。有此等神变的十六根本而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

虽然此（不动之）义于前面的“如于是心等持”等句中已得成就（那里是指得第四禅者说），但现在为示初禅等（前三禅）是神变的地、足、句、根本，所以再说（不动）。前者是来自经中，后者是依《无碍解道》中说的。如是为了两者的不惑乱，所以再说。

387 “以智决意”②——比丘业已成就此等神变的地、足、句、根本诸法（前三禅），入于神通的基础禅（第四禅），出定之后，若欲成百身，念“我成百身，我成百身”而作准备定已，再入神通的基础定，出定后，而决意，由决意之心便成百身。于千身处亦同样。

如果这样而未成（神变），再作准备定，再入禅定而出定后，即当决意。正如相应部（杂部）的义疏说：“当一回二回入定。”基础禅（第四禅）心有似相所缘，遍作（前三禅）心有百身所缘或千身所缘。而此等（百千身）是依具体的，不是依概念的。决意心亦同样的有百身所缘或千身所缘。彼（决意心）如前面③（第四品地遍的解释）所说的安止心，于种姓心之后仅一刹那而生起，是属于色界第四禅。即如《无碍解道》④说：“本来是一身而念多身。念百身千身或百千身已，以智决意‘我成多身’，即成多身。譬如尊者周利槃陀迦。”

① Pts. II, 206.

② cf. pts. II, 207 f.

③ 底本一二七页。

④ Pts. II, 207.

这引文中的“念”是依遍作(准备)说的。“念已以智决意”是依神通智说的。是故他念多身,然后于遍作心之末而入定,出定之后,更念“我成多身”,自此起了三或四的前分心之后,仅以生起一刹那的神通智而决意——以决定而得名决意。如是当知这里的意义。

次说“譬如尊者周利槃陀迦”,是举示多身的实例。其故事说明如下:

据说^①,他们两兄弟因为是生于路边,所以得名为槃陀迦。他们之中的哥哥摩诃槃陀迦(大路边),出家之后,曾证得了具有无碍解的阿罗汉果。他证阿罗汉后,遂令其弟周利槃陀迦(小路边)出家,教以此偈:

②俱迦难陀紫金莲,
清早开花几芳鲜,
耒耜罗娑(即佛)光普照,
犹如红日照空间。

388

然而他用了四个月工夫也不能念熟此偈。于是(摩阿槃陀迦)长老对他说“你不能入教”,即逐他于精舍之外。当时长老是一位监食者(典座)。耒耜(医王)来对长老说:“尊师,明天请世尊带领五百比丘到我的家里应供。”长老说:“除了周利槃陀迦之外,其余的都得听许。”周利槃陀迦站在寺门外悲泣。世尊以天眼看见了,即走近他说:“为什么事悲泣?”他便告以始末之事。世尊说:“不能读诵者,不是不能入教的。比丘,不要哭!”便携其臂进入精舍,并以神变化作一块小白布给他说:“比丘,现在抹拭此布,并念‘去尘、去尘’。”他便这样做,不料那布却变成黑色了。他想到“这净白的布原无过失,污秽了布是自己的过失”,令他智察五蕴,增长毗钵舍那(观),于随顺(心)而达种姓心^③。这时世尊对他说此光明偈:

④贪尘不名为微尘,
尘为贪的同义语,

① 周利槃陀迦(小路边)的故事,见 Jāt. I, 116 f. Manorathapūraṇī I, p. 215 ff.; Dhṛp. A. I, p. 241 ff.

② Manorathapūraṇī I, p. 215; Dhṛp. A. I, p. 244.

③ 随顺心,种姓心,见底本一三八页。

④ cf. Divyā. 491, MND. p. 505; Dhṛp. A. I, p. 246. 参考《有部毗奈耶》卷三一(大正二三·七九七a)。

彼等智者舍了尘，
得于离尘教中住。

瞋尘不名为微尘，
尘为瞋的同义语，
彼等智者舍了尘，
得于离尘教中住。

痴尘不名为微尘，
尘为痴的同义语，
彼等智者舍了尘，
得于离尘教中住。

389 在说完此偈之后，他便获得了四无碍解与六神通为伴的九出世间法（四向四果及涅槃）。

在第二天，导师（佛）与比丘众赴耆婆家。食前的供水已毕，当供粥时，世尊以自己的手^①遮钵。耆婆问：“何以故，尊师？”“因为寺内还有一位比丘。”耆婆即遣一人道：“去！速请那位上人来”。世尊在出寺之时曾说此偈：

②周利槃陀迦，自化作千身。

庵婆林间坐，直至来请时。

那人去了之后，看见满园的袈裟辉煌，回来说：“尊师，满园都是比丘，我不知道是哪一位上人？”世尊对他说：“你去，看见最初的一位，便拉住他的衣角说，导师要你去。”他又去，拉住长老的衣角。其他一切变化之身，便立刻消失了。长老道：“你先去吧！”他做了洗脸及大小便等事，并早在那人之前到达坐于为他所设的座上了。与此有关，所以说“譬如尊者周利槃陀迦”。

此处所化的多身与能化的神变者是相似的，因为没有决定（各别的）化作之故。即于立坐或语默等的态度中，神变者怎样行，那（被化作者）也怎样行。如果神变者希望（其所变化者的）作不同的形态：有些是青年、有些中

① 以手（hatthēna）底本缺，依他本增补。

② Thag. V. 563; Dh. A. p. 248.

年、有些老年,或者有些长发的、半秃发的、全剃了的、斑白发的,半红衣的、黄衣的,或者诵句、说法、咏唱、质问、返答、染衣、缝衣、洗濯等;或者希望化作其他各各种类,则由彼(神变者)自基础禅出定已,用“这些比丘为青年”等的方法而遍作(准备),再入定而出定,便当决意。与决意心共,便如其所欲而作各各种类。

(2)(多身成一身神变)上面的方法亦可用于“多身而成一身”等。其不同之处如下:由此比丘化作多身已,更思“我成一身经行,我读诵,我质问”;或者此少欲者想:“此寺只有少数比丘,如果有人来看到说‘哪里来的这些相似的比丘,这当然是长老的神力’,于是他们会知道我(是神变者)。”由于他希望于(此未达预定神变的期限)中便成为一身,故入基础禅而出定已,以“我成一身”而遍作(准备)之后,再入定而出定,当决意“我成一身”。与决意心共,便成一身。如果不这样做,则到了预定的期限而自成一身。

390

“显与隐”——即作显现及作隐匿之义。关于此义,正如《无碍解道》^①中说:“显,即无任何东西盖覆、无遮蔽、开显、明了。隐,即被什么东西盖覆、遮蔽、关闭。”

(3)(显现神变)此(显与隐)中,具神变者,欲求显现,令黑暗为光明,令遮蔽为开朗,或令不见为可见。他怎样做呢?即此人(神变者)希望自己或他人,虽然遮蔽着或站在远处亦可得见,于是他从基础禅出定已,忆念“此黑暗之处将成光明”,或“此遮蔽将成开朗”,或“此不可见的将成可见”而遍作(准备),更以前述的同样方法而决意。与决意共、便成如他的决意。他人站在远处可见,如果他希望自己亦可见。

然而谁曾行过这种神变?即由世尊。因世尊受小善贤女之请,乘毗首羯磨所化作的五百座高楼,从舍卫城出发,到距离七由旬以外的娑鸡帝城的时候,他决意那娑鸡帝城的住民得见舍卫城的住民,舍卫城的住民得见娑鸡帝城的住民。他于市的中间下降,破大地为二分,直至阿鼻(地狱),并开虚空为二分,直至梵天界,使他们都看见。此义亦得以世尊自三十天下降来解释:

据说^②世尊曾作双神变,使八万四千生类解除结缚。他念“过去诸佛行

① Pts. 207.

② 详细故事,见 Dhp. A. III, pp. 216~226,参考《杂阿舍》五〇六经(大正二·一三四a以下),《增一阿舍》卷二八(大正二·七〇五b以下)。